

加里·鲍尔斯 著



ATION
FLIGHT

越界飞行

越 界



〔美〕 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
克 特·金
合 著

朱启平 李时强 梅杏岱
合 译

江 苏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七九年·南京

OPERATION
OVERFLIGHT

*The U-2 spy pilot
tells his story for
the first time*

越 界 飞 行

U-2飞机事件间谍驾驶员
首次详谈亲身经历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

1979年4月第1版 1979年9月第2次印刷

印数 85,001—285,000 册

书号: 10100·302 定价: 0.88 元

出版说明

美国空军中尉鲍尔斯，于一九五六年应美国中央情报局之聘，以非军人的身份，加入中央情报局担任U-2高空侦察机的驾驶员。一九六〇年五月一日，鲍尔斯驾驶U-2飞机在苏联上空执行侦察任务时被苏联击落生擒。当时的苏联头目赫鲁晓夫借此大作文章，单方面取消了原已商定的美苏最高级会谈，这就是曾经轰动六十年代的U-2事件。

在鲍尔斯被苏联关押期间，苏联特务机关——克格勃采用逼供、诱供、心理战等多种手段对他进行审讯，企图获取美国的军事情报。后来还利用公开起诉的方式，制造反美舆论，加紧冷战，对美国施加压力。一九六二年二月，美苏双方商妥，以鲍尔斯同美国在押的一名苏联间谍交换释放。鲍尔斯回到美国后，又经历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和美国国会的层层审查和听证，最后认定鲍尔斯在苏联被俘期间没有违背他对美国中央情报局所承担的义务，并对他给予嘉奖。

U-2事件发生后，美苏两国都曾经出版过多种叙述这一事件的书，但因不同的作者出于不同的政治目的，不仅对事件的本身有不少言过其实，而且还对不同的当事人作了带有政治色彩的褒贬。本书是U-2飞机驾驶员鲍尔斯的亲身自述，书中明显地对自己作了表功和吹捧，但是作为这一事件的当事人，书中所叙述的内容和史料，对于我们了解这一事件的真相，窥见两个“超级大国”的斗争，还是有一定用处的。作者

前 言

一九五六年一月佐治亚州

奥尔巴尼 特纳空军基地

目 录

前 言 一九五六年一月佐治亚州奥尔巴尼，
特纳空军基地

第一部分 中央情报局

第二部分 越界飞行

第三部分 苏联

第四部分 美国

后 记 一九七〇年一月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

在部队里，你是睁一眼闭一眼去看布告板的，希望你的名字不在上面，因为一有了名字就意味着两种可能：你出事了，而且被发觉了；要不就是分配你去担任额外任务。

那天下午，我是在驾驶F—84F型喷气战斗机作例行训练飞行后回到基地的，经过布告板，瞧见一张新贴的名单，上面写着：空军中尉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

第二天早上八点，我需赴空军联队司令部办公楼向一位少校报到。未列原由。

能聊以自慰的是，榜上不只有我一个人的名字。好几个其他驾驶员的名字也列上了。

第二天早上，我们在八天前几分钟相遇于那少校的办公室门外。我们大家绞尽脑汁，也想不出有任何越轨行为，至少没有干过人人都有份的坏事。

少校开门见山：有人要和我们谈话，有一件工作，看我们想不想干。

“为什么看中我们？”

他的回答是：因为我们符合某些要求条件：我们具有驾驶员的很高的技术等级，又是无服役限期的预备役军官，持有绝密许可证，还超过了单引擎单座飞机所需飞行时数。

我们一下子问了许多问题。少校打断我们的话。很抱歉，他能告诉我们的就这些话，如果再有话，那就是：如果我们有兴趣，就请在某时去某处报到。

后来，在喝咖啡的时候，我们琢磨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大

家同意一点：这是一项驾驶飞机的工作。此外就都莫测高深了。

空军领导并没有为自己的军官安排军外工作而谈话的习惯。

更令人费解的是：谈话个别进行，时间不同，不在上班时间而在晚上，不在基地而在奥尔巴尼郊外一家汽车旅馆：镭泉路镭泉旅馆。而我，得在十九点（晚上七点）到一号旅舍，敲门，自我介绍，说要找一位“威廉·柯林斯先生”。

一号旅舍是在一排旅舍的尽头。

我敲敲门，心里充满了好奇。

来开门的人三十五六岁，中等个子，身高约五英尺十英寸，黑头发，和我瞅见的在他身后房里的两个人一样，身穿便服。

“我奉命来找一位威廉·柯林斯先生。”我说，感到有点窘。

“我就是比尔^注·柯林斯。”他答道。“您准是——”他没有说下去，等着。

“鲍尔斯中尉。”

他请我入室，把我介绍给其他两人。

我们握了手，我就在他们指点的椅子上坐下。

柯林斯显然是他们的发言人。

“我猜想你是在考虑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承认确实如此。

大注：比尔是威廉的昵称。

“看来我能告诉你的不很多，至少在目前阶段。我能说的话是：你和其他几位驾驶员，被选来参加一个机构，去执行一项特殊任务。你们必得担风险，但那是爱国的表现。如果你决定参加，那你是在为国家从事重要的工作。薪水要比你现在拿的多。”

“眼下我只能谈这许多。我们希望你今晚考虑一下。之后，如果你还有兴趣的话，明天打电话到这汽车旅馆找我，我们约定再会面。”

尽管情况介绍得很简略，柯林斯说的每句话都大大激起了我的喜欢冒险的思想。至于作什么工作，为谁工作，目前还看不出头绪，但听起来象是飞虎队一类的活动，二次世界大战前陈纳德在中国搞的那一套。我是肯定有兴趣的。我就告诉柯林斯，我有兴趣。

“不，”他说，“现在不要决定。夜里想一想。唷，还有一点，你要到海外十八个月，不能带家眷。”

我结婚刚九个月，婚后关系不好。长期分居后是否还能维持下去，我一点把握也没有。巴巴拉和我没有孩子。这点我不在乎。但是，我们今后夫妻关系却是重要的，我觉得我们不能冒长期分居的风险。

我告诉柯林斯，由于最后这一条件，我只得谢绝。

柯林斯回答说，他感到遗憾。不过，如果我改变主意，我是知道到哪里去找到他的。在我要走的时候，他又说，如果我想和妻子商量这件事，那是可以的。但是，他很希望我不和其他任何人谈起。

回到家，我把这神秘的谈话和我的决定告诉了巴巴拉。我也告诉她，尽管我不知道去给谁工作，也不知道去干什么，这

提供的机会对我很有吸引力。出乎我意料的是，她和我一样热心，但从实际方面考虑多，从冒险方面考虑少。

她指出，增加的工资我们正用得着。我不得不同意。虽然她也工作，我们加在一起的薪水每月约七百美元，我们和大数目的部队双职工一样，入不敷出。最近我们分期付款买了一辆新汽车，车价尚未付清。

她提出，在我走后，她可以搬去和她妈妈一起住，还继续在海军陆战队供应中心搞她的秘书工作。由于在海外的生活费用往往比在美国的少，而我的薪水多了，我们就能够省下足够的钱付清车价，还可能先付一笔定洋，买下一所分期付款的房子。

“而且，十八个月也不是遥遥无期。”

当巴巴拉想要说服人的时候，她能说得娓娓动听的。至于我，早就不仅是稍稍动心而已。

虽然柯林斯事先一再告诫，第二天早上喝咖啡时大家就聊开了。有几个驾驶员，由于要和家庭分开，已经拒绝聘请。其他的人，包括我在内，仍在犹豫不决，但十分好奇。

关于这项工作的性质，我们猜来猜去，众说纷纭，但无非是些猜测而已。柯林斯给我们介绍的情况，正好吊我们的胃口。仅此而已。

那天下午，我打电话去，约定当晚见面再谈。

开车去汽车旅馆，一路上我在琢磨这样的见面。虽然这种不同寻常的安排的主要原因看来是为了保密，我敢肯定柯林斯及其同事们十分重视这种安排所产生的心理作用。在晚上见面，在特殊的场所，不同于一般的例行安排——这一切，

都产生刺激。

但是神秘的滋味我尝够了，今天晚上我决心要得到实实在在的回答。

柯林斯提供了答案，比我想要的还多，而且毋需我提问。

他一开始就说明，他和其他两人是中央情报局的代表。如果我被接纳，我就签订合同，为该局工作。

我对中央情报局一无所知，除了知道这是政府的一个绝密部门，最通常提到它时只用字头CIA。

虽然我已动了心，但我尽力不表露出来。

柯林斯继续说，至于空军，假如在合同满期后我想回去的话，是可以作出安排的，使我回去后不影响提级或退休的军龄计算。简单说来，我重入空军，级别待遇和我同期服役的军官一样，我在情报局的时间算作服役时间。

现在谈谈具体问题。我要在一架完全新型的飞机上受技术测验。

对一个象我这样喜欢飞行的驾驶员说来，很难找到比这句话更动听的了。柯林斯却讲下去，讲得更多。

——这种飞机，要飞得比以前任何飞机都高。

我上钩了。

我的薪水，当在美国训练时，每月一千五百美元。到了海外，就会提到二千五百美元。

我惊奇得答不出话来。即令连同战斗补助金算，在空军里想要得到的薪金也远不够这个数目。这和商业航空公司的机长所拿的钱几乎相等！

柯林斯看来猜透了我的心理，看出我这时候是在思考，

这工作究竟是什么性质，以至于需要这样高的薪额。

“一旦训练完毕，你就被派往海外。你工作的一部分是在俄国的外沿边界作侦察飞行，机上的高度精密设备录下雷达和无线电的讯号。”

“但这只是一部分工作，”他继续说，“你的主要任务是飞越俄国。”

他叙述在“越界飞行”时，特殊制造的摄影机就会拍下俄国的国防工事，导弹发射场，军事部署……我都听呆了。

我那时的心情现在很难说清楚。有为数不少的人，相信冷战是一场真正的战争，有其真正的目的，而自从朝鲜出现僵持局面、妥协解决以来，自由世界已经失去了这场战争，输给了共产主义，从而一个国家又一个国家落入共产主义手中。我是和这些人抱同一见解的。

现在发现，美国政府已经筹划了这样一个果敢大胆的搜集情报行动，使我对政府的保持警惕状态，大大恢复了信心。

我十分惊愕，又非常自豪。不仅是由于被选中参与这样的冒险行动，而且，更由于我的国家有勇气、有毅力来做这大家相信是必要的和正确的工作，而（为我国）感到骄傲。

柯林斯还在谈。俄国的大片地区是人莫能测的神秘区。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工业的和军事的综合性大规模设施——整座整座城市——在乌拉尔山的另侧兴建起来了，外界的人从没有见过。除了从苏联内部得到的有限情报外，我们无法知道俄国在军事上的规划，有多大能力，我们该如何准备以便一旦战争来临有备无患。在日军偷袭珍珠港时，我

们对日本的军力至少略有所知。但对俄国情况并非如此。在苏联人不同意艾森豪威尔总统一九五五年的“开放天空计划”以来，就筹划了“越界飞行”来填补这个缺口。

“现在你对这事情怎样看？”他问道。

——“我决定参加，怎么说也不能错过这个机会。这一辈子我在盼望能干上这样的工作！”

这不是夸大其词。如果就要我在只是自愿的基础上去干这工作，作为一名空军驾驶员，我的热忱和我对做好工作的决心，一丝一毫也不会减少。

“再用一个晚上想一想，”柯林斯建议。

“这不必要，我已经决定了。”

“我们希望你确实拿定主意。如果到明天你还这样想，就打电话给我，我们再谈。”

他毋需再关照那不言而喻的话，但他还是说了：这一回，我们的谈话，不能和任何人谈，我的妻子也不例外。

当晚我睡得很少。次日清晨，我打电话，给了他回话。

我们在汽车旅馆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见面纯粹是事务性质的。和以前一样，大部分的话是柯林斯讲的。

我必须到华盛顿去听取情况介绍和接受某些测验。到下周，空军要按通常手续，发布命令，命令我到那里担任几天临时任务。这既可以批准我的旅差费，也掩护了我离开基地。具体的命令——何时在华盛顿何地报到——就由我首次曾接触过的那位少校口头传达。我旅行时穿便服。旅馆房间已经替我定好。用在旅客登记本上的我的假名是：“弗朗西斯·加·潘默”，姓是假的，名是真的。写上这一姓名的身份证，在动身

前就发给我，证明我是空军部非军人工作人员。

柯林斯又一次预料到我的问题。由于夫人们自然是喜欢问长问短的，我可以告诉我的妻子，我会有几个月的时间来料理清楚尚未办完的事，并作必要的生活上的安排。我也可以告诉她我拿多少薪水，我是当上了政府的工作人员——但是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能提中央情报局——我的工作是在俄国境外沿边界作侦察飞行。说的话刚够她认为自己是深知内情的，并且使她认识到这事有彻底保密的必要。仅此而已。至于对其他人——父母亲友——在晚一些时候会给我另编一套来掩盖真相。在此之前，我什么都别说。

柯林斯还告诉我，必要时可以和他通气。如果我有什么事情必须找他，有一个电话号码，记住就行了。不论白天黑夜什么时间，都会有人接的。

在我们见面谈话时，有几次我把中央情报局称为情报局（CIA）。每次，柯林斯都稍稍皱眉。当他或他的人提到时，常常称之为“政府”，或者更经常地称之为“局”。几乎是不知不觉地，我也习惯这样叫起来了。

我懂得越来越多了。

看来，间谍就是这样当上的。

第一章

我从不认为自己是间谍，但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看法未免天真，因为越界飞行把对谍报工作的传统定义作了许多更改，成为隐蔽很深、行踪诡秘、身披斗篷、暗藏匕首的特务的时代，和全盘电子化空中间谍卫星之间的桥梁。

在儿童时代，我虽然对将来要干什么浮想联翩，可是有趣的是，从未想过要当间谍。但是，回顾往事，我可以这样说，那时有一种不可避免的力量，促使我走向那汽车旅馆的门口。

我是一九二九年八月十七日在阿帕拉契山脉煤矿区中心的肯塔基州柏定出生的，父亲叫奥利弗·鲍尔斯，母亲叫艾达·鲍尔斯，我在他们六个子女中行二，其他五个都是女儿。可是，这独生子不准备继承父业。从我能记事起，我就要当医生，这并不是由于我自己的选择，而是父亲给我决定的。

他的理由很简单：当医生赚钱，医生的家庭很少受苦。父亲当了大半辈子的煤矿工人，饱尝了生活的艰辛。

当我还是幼儿的时候，一次几乎送命的事故坚定了他的决心。他那时当煤矿中电动拉煤小火车车头上的制动手，另一车头撞了他的车头，把他紧挤在煤矿顶棚上。后来其他的矿工把他救出来了，他的臀部受了重伤。但是，尽管伤后成为瘸子，伤痛又时常发作，他却无法离开煤矿，因为这是唯一可以找到的工作。当我在弗吉尼亚州哈蒙还是个孩子时，就

开始干活了。其中一件事是每天早上走到矿上，看看这一天有没有工作给父亲干。那是经济大危机的年代，往往是没有工作的。晚上，我有时听到父母亲在说话，不是在谈从哪里再去找一块钱，而是从哪里再去找五分钱。不少的日子家里连买一只面包的钱也凑不够。

好在我和我的姊妹们并无妒羡别人的痛苦。我们的亲友和邻居中，没有哪个比我们富裕。这是个穷人区。

作为唯一的男孩，成长在有五个女儿的家庭中，使我多少有点落落寡合。我的主要消遣是阅读。历史书和历史小说——讲的是其他的时代，其他的地方——迷住了我。在我的儿童时期，当我读到海军少将伯德发现南极的时候我太失望了。看来已经没有什么新世界未经发现的了，一切伟大的发现都有人做了。

在不看书时我的大部分时间花在户外。虽然我也和别的男孩在附近的河流溪涧中游泳、钓鱼，也打一点猎——兔子、松鼠、鸟——但我最喜欢的是独自一人出去，遍踏昆布兰高原。顶高兴的是坐在高高的悬崖峭壁的边缘上，举目远眺溪谷纵横。我似乎看到了更广阔的天地，而这种远景在我日常生活中是找不到的。

一片翠绿，丘陵起伏，林木葱茏，这弗吉尼亚和肯塔基接壤的地区，是风光明媚的山野——或者应该如此，要不是有煤矿的话。煤矿把什么都毒化了，毒化了溪涧里的流水和人们生活中的希望。煤矿使山林疮痍满目，就象我父母那样未老先衰。

即使在这山顶上，我也看不到自己将来有什么别的前途。作为一个顺从的儿子，我接受了父亲的决定，将来当医生，虽